

> 聚焦

双柏县磻嘉镇严守环境质量底线—— 筑牢红河水系生态屏障

本报记者 李春旭

红河源自巍山彝族彝族自治县,流经大理白族自治州、楚雄彝族自治州、玉溪市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4个州(市)、17个县(市、区)和越南北部12个省,全长1280公里。双柏县磻嘉镇地处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,白水河瀑布、班角河瀑布、者法小河瀑布、纳嫩河瀑布、新厂村瀑布等14条大小溪流从山顶直泻而下,最终汇入红河,一路奔向大海。多年来,磻嘉镇厚植生态底色,严守资源消耗上限、环境质量底线、生态保护红线,进一步筑牢红河水系生态屏障。

共建共治共享 水清

双柏县磻嘉镇地处哀牢山深处,礼社江畔,森林覆盖率达88.22%。辖区内的九天湿地、黄草坝湿地常年溪水潺潺,所形成瀑布群每年为礼社江供水达70亿立方米。九天湿地、黄草坝湿地是省级重点保护湿地。黄草坝湿地面积13.89公顷,九天湿地面积69.17公顷,均为草本沼泽湿地。九天湿地由大马房草甸湿地、老王坪高山湿地、小河坝湿地3片组成,是云南省中部最大的高山湿地。

惊蛰过后,山下万物生机盎然,九天湿地周边万亩松林青翠。趁着晴好天气,七八名护林员骑着摩托车来回巡护山林,守护源头生态。“火灾是森林最大的杀手,只有加大巡查力度,才能保护好这片湿地。”磻嘉镇林业和草原服务中心负责人叶沈方介绍,通过全面落实“一村一林长、一组一专管员”和每个网格管护单元至少配置1名护林员的源头管理模式,做到山有人管、林有人护、责有人担,细化镇、村两级林长巡林频次,形成林长制常态

高山湿地是红河水系重要的补给地,也是哀牢山腹地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。磻嘉一江(礼社江)两河(恐龙河、麻嘎河)和境内水能资源蕴藏量达34万千瓦,占楚雄州的42%、双柏县的73%。随着人为活动的影响,磻嘉生态一度退化,野生动物锐减,水源涵养能力减退,对红河下游地区生态安全造成了一定影响。

20世纪80年代以来,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哀牢山生态保护工作。1980年初,定界及规划哀牢山自然保护区;1986年3月,正式建立哀牢山省级自然保护区;1988年5月升级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。2003年,楚雄州设立以绿孔雀为主要保护对象的双柏恐龙河州级自然保护区,2020年保护区面积由10391公顷扩展到17534公顷,增加了68.7%。

“绿水青山就是磻嘉最大的财富。”磻嘉镇副镇长苏华春说。磻嘉镇自然资源富集,辖区内有哀牢山国家级、

恐龙河州级两个自然保护区,总面积30余万亩。通过多年的天然林保护修复、退耕还林还草、防护林建设、国家储备林建设等建设工程,形成了磻嘉生态环境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格局。2022年,该镇茶叶、龙树2个村委会成功创建云南省第三批“森林乡村”;塘房庙水库被评定为省级“美丽河湖”。恐龙河保护区绿孔雀种群数量达44群267只,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植物野外种群数量得到恢复与增长,这些都是磻嘉生态文明建设最好的例证。

随着搬迁湿地周边居民、修复天然林、增加护林员、提升人居环境等举措的实施,湿地水域面积逐渐增大、水质逐年变好,高山草甸面积、候鸟种类也随之增多,为礼社江补充了优质水源。同时,当地的生态保护也迈上了新台阶,实现了从单纯保护生态转向全面统筹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。

生态生产共赢 山绿

近年来,当地依法治水,依法管水,增强责任意识,严格管理用水总量、用水效率、水功能区纳污控制“三条红线”,加大监督力度,认真执行河(湖)长制工作,确保一江清水常流。

按照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管理保护的原则,磻嘉镇以林业增绿增效和森林城市创建为主攻方向,加快国土绿化步伐,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修复,持续推进林长制改革。“全镇共有镇级总林长2人、镇级林长12人、村级林长20人,目前已完善林长制公示牌内容,保障了群众举报、监督、投诉渠道。”磻嘉镇林业和草原服务中心负责人叶沈方介绍,通过全面落实“一村一林长、一组一专管员”和每个网格管护单元至少配置1名护林员的源头管理模式,做到山有人管、林有人护、责有人担,细化镇、村两级林长巡林频次,形成林长制常态

化巡山护林制度。

“磻嘉镇人口仅次于双柏县城,但是国土利用率只有42%,面对土地制约、产业发展、群众增收等时代考题,当地党委政府依托林业资源,抓转型、促提质,产业发展多点开花。去年,在海拔地区推广种植黄精、重楼等中药材4.2万亩,产值达3.6亿元;在中海拔地区对30万亩核桃产业进行提质增效,产值达2.1亿元;在低海拔地区发展甘蔗1.3万亩,年产量3.3万吨,产值达1700万元,种植咖啡2700亩、冬早蔬菜6400亩……通过近几年的转型升级,老百姓获得了实实在在的红利。”苏华春说,磻嘉镇在坚持生态保护第一的前提下,实现了生态保护、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有机统一。

董成书是磻嘉镇大中山村村民,爷爷辈曾住在九天湿地核心区,如今搬到了离湿地两公里外的山坡上,属

于哀牢山保护区的缓冲区。董成书除了务农,还承担起捡拾垃圾、巡护草甸、巡查和保护野生动物等职责。“这些年,门口小沟里的水越来越大了,坐在家里就能望见青山绿水,野猪、野鸡等野生动物越来越多。”董成书说,生态好了,平常吃的是绿色蔬菜,农闲时采摘点山货卖,每年收入超过20万元。

和董成书一样,磻嘉镇百余名生态管护员在守护好家园的同时,保护哀牢山自然生态,实现了生态、生产、生活共赢。

管理保护治理 河畅

在哀牢山脚下的虹龙河瀑布景区,清澈的泉水从九天湿地一泻而下,直奔礼社江。“水更清了,我们的日子才会更好。”磻嘉镇宣传委员王必光生在磻嘉,长在磻嘉,对磻嘉的变化颇有感触。

近年来,当地制定完善了河(湖)长制工作方案,实行党政同责,构建组织体系,明确工作责任,加强各村联动,每月定期召开河(湖)长制专题会议,认真梳理存在问题,分析原因,科学制定工作任务和工作目标并逐一解决。“去年,组织全镇干部职工60人次对14条河流、3个水库共清理河道60余公里,清理垃圾3吨,依法关停了3个违法采砂点,清除违法占用河道等行为,确保河畅水清。”王必光介绍,磻嘉镇成立了人

居环境整治专班,将农村“厕所革命”、农村生活垃圾治理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分解到人,采取户清扫—组收集—村转运—镇处理的方式,解决农村生活垃圾。

去年以来,全镇配备各类垃圾桶2300余个,建设垃圾中转站3座,购置垃圾清运车1辆;建设垃圾处理厂1座,收转房28座,新建污水管网5600米,排污沟渠7800米,自开展爱国卫生“7个专项行动”以来,镇村(社区)结合党支部主题党日,党员带头开展清理河行动,清除裸露垃圾,各村定期清理公路沿线的垃圾及杂草,打造了30个人居环境示范村,并结合各村实际条件,利用三格式污水处理池(氧化池)对尾

水进行集中发酵处理,通过村庄污水还田达到资源化利用清零,积极引导群众参与人居环境治理。

“清河行动”、打击河道“四乱”、依法关停违法采砂点,全面维护水环境;严守耕地保护红线,落实生态保护、基本农田、管控边界的各项要求;加大国土整治力度,推进荒漠化、水土流失综合治理,加强地质灾害防治,一系列“组合拳”彻底解决了生态环境的历史欠账……监测显示,随着森林涵养水源能力的提高,礼社江向下游输送水量呈增多趋势,而且量足质优。

西畴县:水美乡村提颜值

“得益于实施水美乡村建设,我们村的河流越来越漂亮了。晚饭后大家还可以沿着新修的河边步道散散步,感觉很舒服。”西畴县兴街镇东升村岔河村小组党支部书记陆忠高兴地说。经过河流综合治理,绕村而过的畴阳河水渐清、岸渐绿,沿途居民的生产生活环境得到有效改善。

2021年,西畴县成功入选水利部、财政部2021年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设的试点县,工程估算总投资29986.68万元,将围绕畴阳河干流对岔河东升公社和香坪山两个旅游景区、兴街、莲花塘、蚌谷3个片区的19个项目实施河道治理、库塘清淤增效、水源涵养与水土保持、防污控污及景观人文提升等工程建设,水系沿线将打造清河、东升、合兴和大地4个水美乡村示范点。

西畴县通过加快岔河燕子洞—畴阳河克广村段综合整治、兴街镇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建设和燕子洞水景观打造等,既让东升村辖区河流“水量丰起来、水质好起来、风光美起来”,也让沿线居民通过发展乡村旅游等产业腰包鼓起来、日子好起来。如今,围绕红色乡村旅游发展机遇,东升村正积极推进全村基础设施建设,着力打造沿河亲水平台、休闲栈道、文化长廊等乡村旅游休闲景观,并引导周边群众投身发展民

宿、农家乐等,拓宽农民增收渠道。目前东升村已获批国家AAA级景区、省级美丽村庄、州级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。

在兴街镇江六村委会坪子村,村民们正在地里忙春耕,田间地头一片繁忙景象。“我们村以前大半的田地都受内涝困扰,撂荒不在少数,村民们只能外出务工谋出路。”坪子村副组长钟桂良介绍,由于田地比河面低,每到雨季,河水和山洪就会倒灌进田里,造成粮食减产甚至颗粒无收。抬高堤坝、畅通排水渠道一直以来都是村里人的心愿。

聚焦农村水系因早期投入不足、管理薄弱,面临淤塞断流、水体萎缩、防洪标准低等问题,西畴县在推进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综合整治过程中,着重提升中小河流防洪工程标准,完善水文监测网点,健全预警机制,使得兴街镇、莲花塘乡沿河耕地及村庄防洪排涝能力得到有效提升。据介绍,该项目建成后,将实现防洪保护村庄31个,保护人口2.73万人,保护耕地1.25万亩,惠及河流沿线群众9.6万人。

目前,西畴县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综合整治工程建设已接近尾声。项目完成后,将有效恢复农村河流的基本功能、修复河道空间形态、提升河水环境质量,实现西畴县农村水系整体提升,助力乡村振兴。

本报记者 李丽

江川区:把好入河入湖闸门

这几天,江川区江城镇江城社区污水管网完善施工现场挖掘机轰鸣,工人正在加紧铺设排污管道。“工程完工后,每家每户排出来的污水将分别接入雨水和污水支管,污水统一收集到污水处理厂,雨水则排放到湿地或河道,全面实现雨污分流。”江城镇江城社区党总支部书记、居民委员会主任胡宝生介绍,通过雨污分流入户,从源头上截污治污。

星云湖是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,流域面积380.35平方公里,其中湖面面积35.57平方公里,主要流入河流有12条,流域涉及342个村(居民)小组,存在点散面广的难题。

近年来,江川区按照“治湖先治水、治水先治污”思路,计划投资7.56亿元,积极谋划“一水两污”项目,组织实施星云湖流域截污治污工程,不断完善流域生态保护设施,全力建设美丽滨湖花园城。自2022年8月开工以来,“一水两污”各项目正有序推进。

为深入推进湖泊革命,江川区将“一水两污”项目分为西片区污水处理厂及配套工程、重点流域(星云湖流域、东风水库径流区)乡镇建成区污水管网完善及处理设施建设工程、东片区污水管网完善工程、城镇生活垃圾收转运处置设施建设项目将在5月份以前分阶段投入运营,南北污水处理厂补短板部分项目管道铺设在6月份以前也要完成一部分。”普虚表示,通过实施工程性措施,全区生活污水处理率将更加完善,建成区污水收集率力争达到75%以上,可有效降低入湖污染,最大限度截污治污,最终实现“不让一滴污水进入星云湖”的目标。

本报通讯员 李丹 吉桂琼 杨俊芳 记者 浦美玲



打捞队在滇池打捞垃圾 本报记者 党晓培 摄

> 故事

西山区巾幗打捞队—— 一把船桨代代传

“小小打耙五齿耙,大家用它把草抓;一天抓它几万耙,治理滇池笑哈哈。”清晨,昆明市西山区巾幗打捞队的队员们唱着轻快的调子,划着铁皮船开始了一天的打捞。这首歌在滇池上一唱就是30多年,一把船桨在母女和婆媳间传递。

巾幗打捞队的队员们大都生长在滇池边。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,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口的快速增长,进入滇池的污染负荷超过了其自净能力,破坏了生态平衡,滇池水质恶化,一湖碧水变得浑浊不堪。

队长李云丽如今已过花甲之年,家里世代以打鱼为生。“滇池是我们的母亲湖,想做点力所能及的事,还子孙后代一池碧水。”李云丽说,上世纪80年代末,队员们放下了手中的渔网,拿起了打耙,自愿参加了由市渔政处组织的水葫芦义务打捞队。为了使打捞工作常态化,1988年,她带领着村中要好的姐妹,成立了40人组成的巾幗志愿者打捞队,驾驶着曾经捕鱼的船开始打捞垃圾,这一干就是30余年。“我们都服她,不仅仅因为她是队长,而是她比谁都更爱滇池。”队员们说。

两条船一个组,在河面上巡回打捞水面垃圾,队员们穿着印有“巾幗打捞队”字样的大红色背心,带着网兜、打耙和草帽,在湖上摇船、弯腰、打捞、起身,这样的动作重复了千万次。夏天,她们从早上6点半要一直打捞到下午5点。冬天从早上7点工作到下午6点。春夏秋冬,季季如此,她们也数不清用坏了几只船,也不记得编了多少打捞网……

最让队员们头疼的是雨季。“早年在草海上打捞,遇到风大的时候,根本划不动船。”李云丽说,碰到顺风顺水还行,若是逆水上行,或者气温升高水草疯长时,划船那叫一个难。由于长期在水上工作,头晕头痛是家常便饭,强烈的紫外线灼伤了皮肤,长时间的划船,手上磨出了厚厚的老茧,因长时间双脚泡在船舱的积水中,很多队员都患上风湿骨痛,还落下了腰酸背痛的病根。

“通过多年的治理,现在滇池的垃圾也少了,现在我们主要打捞飘在水面上上坏死的水草、枯枝和落叶。”李云丽说,这些水草小的时候可以净化水质,一旦老了烂在河里就是污染物,水草长得很快,为了赶在水草腐烂前将它们打捞出来,李云丽和队员们每天都要工作10个小时,“上午两船,下午两船,雷打不动”。

几年来,西山区巾幗打捞队先后荣获云南省“三八红旗集体”“全国优秀志愿者服务队”等称号;李云丽被全国妇联授予“妇女创先争优先进个人”称号,被省委组织部授予“云南省创先争优优秀共产党员”等称号。

打捞队的队员换了一批又一批,到现在已是第三代人了。她们有的从花样年华到了花甲之年;有的母亲年纪大了退下来,女儿接着干;有的婆婆“退休”了,媳妇接着打撈,巾幗打捞队为了滇池水变清的初心从没有变过。

本报记者 党晓培 见习记者 王世涵